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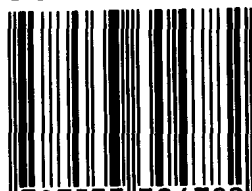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六冊目次

子部·法家類

管子權二十四卷

〔明〕朱長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維樞刻本

.....一

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首一卷

〔唐〕房玄齡註 〔明〕梅士享詮敘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三五〇

韓子迂評二十卷附錄一卷

題〔明〕門無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自刻十一年重修本

.....六六七

管子權二十四卷

〔明〕朱長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維

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管子權二

十四卷》提要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
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
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可必反
其始定以不離道最近夫道自羲皇先
管子權自序人

一

天圖易以來交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
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
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々之
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
讀奇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
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誦淺牴牾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寘疑闕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帖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冥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管子權自序

二

多慾之君惕大慮以外匡孱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
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第列國名卿以問驟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管子權自序

三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審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知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義黃以傳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管子權自序

四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葆之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與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法駕大路九逵四廵用之卑巾紫芻輓之險詭坂塹輾折而速敗管子乘道用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管子權自序

五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筦利峻刑強戰之逸傳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兇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幽晦詎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嚮獨契扶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挽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存或亦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管子權自序

六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管子權序

一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管子權序

二

言富強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揔之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泐其支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顧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管子權序

三

子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乃獨推其功而參之道原其道而本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
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
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
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管子權序人

四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往往
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往來
不窮大約劉柔誦伸之際變而通之
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
之其道利用因伸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
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蓋深於
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
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
非心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管子權序人

五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
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
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
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
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焉而仲

之復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管子權序

六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
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
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
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
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管子權序

七

萬曆壬子上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復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俚

校管子序

屑可醜如大駟良質素封文守之

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金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襍則為急礪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腹

刑龍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後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噴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為

校管子序

二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抗桀之齊起中衰犬昏札亂之末佐外止新定之公用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術周
天子此非幾々偏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以轉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素胸兒又以挾兵脅四國

孫管子序

三

以必從而安破師尚父古法率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錢大臣百姓
下不草艾箕餒編民而修然伯如
齊語所志內以軍令具在即局隘

孫管子序

四

不可以王心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制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邠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鞅吳白乘孔之

荀長孔子何用頌以如仁、津、揚
之也。大氏周襄道誡至于雅園而
祖伯賤王大基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秋管子本

五

田齊之君又自以帝桓公敬仲祖
烈為胤昧諱一世而存雅故其書
襍者半為繆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率齷齪君
以黨管氏遂以僭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海之玉漬
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礫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秋管子本

六

視而笑矣且其實者未必非所責安
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散出所得索
何帖、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之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雜篇十九輕重
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之多舛礙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
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校管子序

七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
所傳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
管子 下序 一 頁之三
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刪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誦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管子

序

子

一百五十五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末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管子

序

三

四百九十五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脩罷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籍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世三推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報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必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管子 序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血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蹶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并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毋權鹽鐵不
喻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管子 入序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倫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太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贊之曰